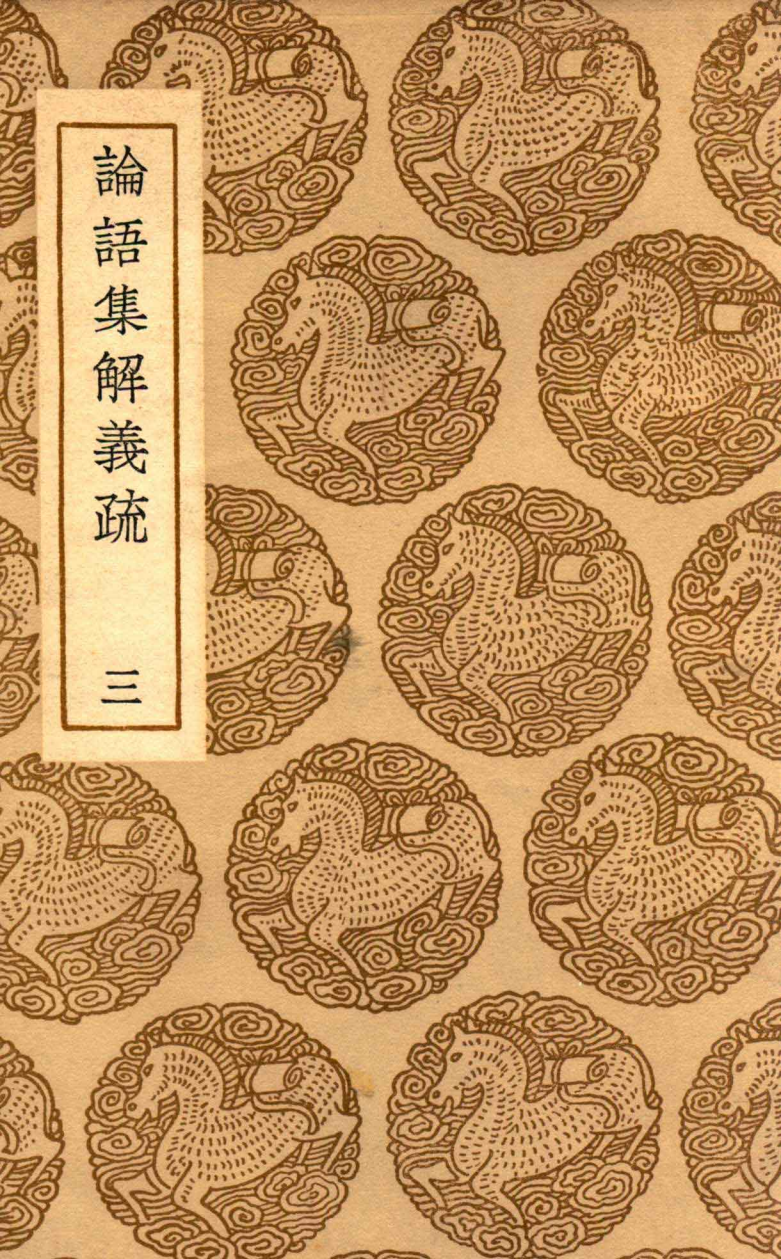


論語集解義疏

三



論語集解義疏

(三)

何皇
晏侃
集解
義疏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六

論語先進第十一

先進者此篇明弟子進受業者先後也。所以次前者既還敦鄉黨則進受業者宜有先後故先進次鄉黨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註〕

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如用之則

吾從先進〔註〕

苞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子曰至先進○云先進云云者此孔子將欲還淳反素重古賤今故稱禮樂有君子野人之異也先進後進者謂先後輩人也先輩謂五帝以上也後輩謂

三王以還也。進於禮樂者謂其時輩人進行於禮樂者也。野人質朴之稱也。君子會時之目也。孔子言以今人文觀古古質而今文則能隨時之中此故爲當世之君子也。質則朴素而達俗是故爲當世之野人也。云如用云云者如猶若也。若比方先後二時而用爲教則我從先進者也。所以然者古爲純素故可從式。○〔註〕先進至人也。○云先進云云者時淳則禮樂損時澆則禮樂益。若以益觀損損則爲野人。若以損行益益則爲君子也。云後進云云者此謂以益行益俱得時中故謂爲君子也。云先進云云者以今觀昔則有古風以古比今故爲野人。○〔註〕苞氏曰至從之。○先進比三王乃爲古比結繩則爲今故云近古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註〕

鄭玄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子曰至者也。○孔子言時世亂離非唯我道不行只我門徒雖從我在陳蔡者亦失

子時不復及仕進門也。張憑曰：道之不行，命也。唯聖人安時而處從，故不期於通塞，然從我於陳蔡者，何能不以窮達爲心耶？故感於天地將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開泰之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德行至子夏。○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竝從孔子

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云德行云云者〕孔子門徒三千，而唯有此以下十人名爲四科。四科者，德行也，言語也，政事也，文學也。德行為人生之本，故爲第一，以冠初也。而顏閔及二冉合其名矣。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顏淵德行之俊，尤兼之矣。范甯曰：德行，謂百行之美也。四子俱雖在德行，而顏子爲其冠。〔云言語宰我子貢者〕第二科也。宰我及端木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云政事冉有季路者〕第三科也。冉仲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政事，謂治國之政也。〔云文學子游子夏者〕第四科也。言偃及卜商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王弼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之表，樂分名，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侃案：四科次第，立德行為首，乃爲可解，而言語爲次者，言語君子樞機，爲德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別，比言語爲緩，故次言語也。文學指博學古文，故比三事爲泰，故最後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孔安國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己也。子曰：至不說。○聖人爲教，須賢啓發，游參之徒，聞言輒同，是助益於我以

增曉導，而顏淵嘿識，聞言說解，不嘗口語於我，教化無益，故云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也。孫綽曰：所以每說吾言，理自玄同耳，非爲助我也。言此欲以曉衆，且明理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陳羣曰：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也。子曰：至之言。○閒，猶非也。見兄也。謂兄爲

昆、明也。尊而言之也。言子壽至孝，事父母兄弟盡於美善，故凡人物論無有非閒之言於子壽者也。故顏延之云：「言之無閒，謂盡美也。」

南容三復白圭〔註〕

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圖

南容至妻之○〔云南容三復白圭者〕復，猶

反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是白玉有玷缺，尚可磨治，令其全好。若人言忽有瑕玷，則駟馬不及，故云不可爲也。南容慎言，讀詩至白圭之句，乃三過反覆，修翫無已之意也。〔云孔子云云者〕重明南容蒙孔子之姻，其善非一，故更記之也。苞述云：南容深味白圭，擬志無玷，豈與縲紲非罪同其流致，猶夫子之情實深天屬，崇義弘教，必自親始，觀二女攸歸，見夫子之讓心也。侃已有釋，在公冶長篇中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圖

季康子至學，者○孫綽曰：

不應生而生爲幸，不應死而死曰不幸。侃謂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故江熙曰：此與哀公問同，哀公雖無以賞，要以極對，至於康子，則可量其所及而答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註〕

孔安國曰：顏路，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賈以作槨。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

棺而無槨，吾不可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不可徒行。〔註〕

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

以徒行是

圖

顏淵死至徒行○（云顏淵死云云者）顏路、顏淵父也。淵家貧，死無槨，故其父就孔子請車，實以營槨也。繆協曰：顏路

謙之辭也。之家貧，無以備禮，而顏淵之德美，稱於聖師，喪予之感，痛之愈深。二三子之徒，將厚其禮，路卒情而行，恐有未允而未審制義之輕重，故託請車以求聖教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將不以車與之，故先說此以拒之。才謂顏淵也不才，謂鯉也。言才與不才，誠當有異，若各本天屬於其父，則同是其子也。（云鯉也云云者）既天屬各深，昔我子死，我自有車，尚不賣之營槨，今汝子死，寧欲請我之車耶？繆協曰：子雖才，不可貧求備，雖不才而豐儉亦各有禮制之由。父故鯉死也而無槨也。（云吾不云云者）又解所以不爲鯉作槨之由也。徒猶步也。言我不賣車而步行爲子作槨也。（云以吾云云者）又解不步行之意也。言大夫位爵已尊，不可步行，故也。然實爲大夫，而云從大夫後者，孔子謙也。猶今人爲府國官而云在府末國末也。江熙曰：不可徒行，距之辭也。可則與，故仍脫左驂，轉舊館人不可則距，故不許路請也。鯉也無槨，將以之且塞厚葬也。

顏淵死，子曰：噫！〔註〕

苞氏曰：噫，痛傷之聲也。

天喪予，天喪予。〔註〕

天喪予者，若喪已，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圖

顏淵死至喪予○（云顏淵死子曰噫者）噫，痛傷之聲也。淵死，遣使報孔子，孔子傷

痛之，故云噫也。（云天喪予者）喪，猶亡也。予，我也。夫聖人出世，必須賢輔，如天將降雨，必先山澤出雲，淵未死，則孔道猶可冀，縱不爲君，則亦得爲教化。今淵既死，是孔道亦亡，故云天喪我也。劉歆曰：顏是亞聖人之偶，然則顏孔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形，玄妙所以藏寄，既道旨所由，讚明敘，顏淵死，則夫子體缺，故曰天喪予。噫，諒卒實之情，非過痛之辭。將求聖賢之域，宜自此覺之也。繆播曰：夫投竿測深，安知江海之有懸也？何者，俱不究其極也。是以西河之人疑子夏爲夫子，武叔賢子貢於仲尼，斯非其類耶？顏回盡形，形外者神，故知孔子理在回。知淵亦唯孔子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註〕

馬融曰：慟，哀過也。

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註〕

孔安國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

爲慟

顏淵死至爲慟○(云顏淵死孔子往顏家哭之也。慟謂哀甚也。既如喪己。所以慟也。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繆協曰。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云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謂隨

弟子也。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云子曰有慟乎者。孔子不自知慟。故問之有慟乎。云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者。初既不自知。又向諸弟子明所以慟意也。夫人指顏淵也。言若不爲顏淵哀慟而應爲誰慟事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註〕

禮貧富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

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註〕

馬融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

疏 顏淵死至子也○云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一顏淵之門徒見而貧而已

欲厚葬之也。一云是孔子門人欲厚葬朋友也。〔云子曰不可者〕孔子止門人之厚葬。故云不可也。王弼曰。有財死則有禮。無財則已焉。既而備禮。則近厚葬矣。故云孔子不聽也。〔云門人厚葬之者〕不從孔子言也。范甯曰。厚葬非禮。故不許也。門人欲厚葬何也。緣回父有厚葬之意。故欲遂門人之深情也。〔云子曰云云者〕回事。義在三如一。故云視子猶父也。我葬鯉無槨。而不能止回無槨。是視回不得猶子也。〔云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此貧而過禮厚葬。非是我意也。故是夫二三子意也。二三子則顏路亦在其中也。范甯曰。吾回雖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回。雖曰師徒義輕天屬。今父欲厚葬。豈得制止。言厚葬非我之教。出乎門人之意耳。此以抑門人而救世弊也。○〔註〕非其厚葬。○非猶鄙薄。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註〕

陳羣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季路問
至知死

○（云季路問事鬼神者）外教無三世之義。見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而子路此問事鬼神。政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法云何也。此是問過去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人事易。汝尙未能。則何敢問幽冥之中乎。故云焉能事鬼。（云曰敢問死

者」此又問當來之事也。言問今日以後死事復云何也。〔云曰未知生焉知死者〕亦不答之也。言汝尚未知卽見生之事難明。又焉能豫問知死沒也。顧歎曰。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以應神。雖幽顯路殊。而誠恆一。苟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

閔子騫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註〕

鄭玄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

曰。若由也。不得

其死然。〔註〕

孔安國曰。不

閔子騫至死然。○〔云閔子騫侍側。閭閻如也者〕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此明子騫侍於孔子座側。得以壽終也。〔云閭閻。中正也。子騫性中正也。〕云子路行行如也者。亦侍孔子座側也。行行。剛強貌也。子路性剛

強也。〔云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此二人亦侍側也。侃侃。和樂也。〔云子樂者〕孔子見四子之各極其性。無所隱情。故我亦懽樂也。〔云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孔子見子路獨剛強。故發此言也。由子路名也。不得其死然。謂必不得壽終也。後果死衛亂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註〕

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

子曰。夫人不言。

言必有中。〔註〕

王肅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

魯人至有中。○〔云魯人爲長府者〕魯人魯君臣爲政者。爲作也。長者。藏名也。魯人爲政。更造作長府也。〔云閔子騫曰云云者〕子騫譏魯人也。仍。因也。貫。事也。言爲政之道。

因舊事自是。如之何。何必須臾有所改作耶。如之何。猶奈何也。〔云子曰云云者〕夫人。指子騫也。言子騫性少言。語言必中於事理也。○〔註〕藏財貨曰府。○財貨。錢帛也。藏。錢帛曰府。藏兵甲曰庫也。

子曰。由之鼓瑟。奚爲於丘之門。〔註〕

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註〕

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也。

子日至室也。○（云子曰云云者）子路性剛，其鼓琴瑟亦有壯氣。孔子知其必不得以壽終，故每抑之，汝鼓瑟得在於我門，我門文雅，非用武之處也，故自稱名以抑之也。奚何也？侃謂此門非謂孔子所住之門，故是聖德深奧之門也。故子貢答武叔曰：得其門者或寡也。○（云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見孔子譏瑟，便不復敬子路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見門人不敬子路，故又爲解之也。古人當屋棟下隔斷爲窗戶之外曰堂，窗戶之內曰室。孔子言子路爲弟子，才德已大，雖未親入我室，亦已登升我堂，未易可輕慢也。若近而言之，卽以屋之堂室爲喻，若推而廣之，亦謂聖人妙處爲室，處處爲堂，故子路得堂，顏子入室，故下章說善人云亦不入於室是也。所以此前言入於門而門人不敬爲其不敬，故引之於堂也。○（註）馬融曰：至解之也。○孔子譏瑟，本非謂子路可輕政在於行耳，而門人不達斯意，承而慢之，孔子解說之也。

子貢問曰：師與商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註）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也。

〔註〕愈猶勝也。○子貢問至及也。○（云子貢問云云者）師、子張、商、子夏也。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欲辨師商誰爲賢勝也。○（云子曰師也過者）過，謂子張性繁冗，爲事好在僻過而不止也。○（云商也不及者）言子夏性疎闊，行事好不及而止也。○（云曰然則師愈與者）愈，勝也。子貢又問：若師爲事好過，好過則爲勝耶？（云子曰過猶不及者）答言既俱不得中，則過與不及無異也。故云過猶不及也。江熙云：聖人動爲物執，人之勝否，未易輕言。兩既俱未得中，是不明其優劣，以貽於來者也。

季氏富於周公。〔註〕

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也。〔註〕

孔安國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

子曰：非吾徒也。小

子鳴鼓攻之，可也。〔註〕

鄭玄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也。

季氏至可也。○（云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也。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爵爲公，故謂爲周公也。蓋周公旦之後也。天子之臣，地廣祿大，故周公宜富。

賄侯之臣地狹祿小季氏宜貧而今僭濫遂勝天子臣故云季氏富於周公也〔云而求也云云者〕求冉求也季氏已富而求時仕季氏爲季氏邑宰又助斂聚急賦稅以附益季氏之富也〔云子曰非吾徒也者〕徒門徒也孔子言冉求昔雖是我門徒而我門徒皆尙仁義今冉求遂爲季氏急斂則非復吾門徒也故禮云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畜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臣乃傷財而聚斂之臣則傷仁義傷財不如傷仁義〔云小子云云者〕小子門徒諸弟子也攻治也求既爲季氏聚斂故孔子先云非復我門徒又使諸弟子鳴鼓治之也所以鳴鼓者若直爾而治不言其過則聞之者局故鳴鼓而且言之則聞者衆也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得匡救匡救不存其義屈故曰非吾徒也致讎於求所以深疾季氏子然問明其義也○〔註〕孔安國曰至士也○天子之宰卽謂冢宰也冢宰是有事之職故云卿士也○

〔註〕孔安國曰至稅也○急賦稅謂斂民下財帛也○
采也愚〔註〕弟子高柴也字子羔愚愚直之愚也參也魯〔註〕孔安國曰魯鈍師也僻〔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由也喭〔註〕鄭玄曰

行失於取喭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註〕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憶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

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云柴也愚者〕此以下評數子各有累也柴弟子也其累在於愚也王弼云愚好仁過也〔云參也魯者〕參魯參也魯遲鈍也言曾子性遲鈍也王弼云魯質勝文也〔云師也僻者〕師子張也子張好文其過故云僻也王弼云僻飾過差也〔云由也喭者〕由子路也子

路性剛失在取喭也王弼云喭剛猛也〔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者〕記者上列四子病重於先自此以下引孔子更舉顏子精能於後解此義者凡有二通一云庶庶幾也屢每也空窮匱也顏子庶幾於幾故遺忽財利所以家每空貧而單瓢陋巷也故王弼云庶幾

慕聖。忽忘財業。而數空匱也。又一通云。空猶虛也。言聖人體寂。而心恆虛無累。故幾動即見。而賢人不能體無。故不見幾。但庶幾慕聖。而心或時而虛。故曰屢空。其虛非一。故屢名生焉。故顏特進云。空非圓所體。故庶而數得。故顏歎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賢人自有觀之。則無欲於有欲。自無觀之。則有欲於無欲。虛而未盡。非屢如何。大史叔明申之云。顏子上賢體具。而微則精也。故無進退之事。就義上以立屢名。按其遺仁義。忘禮樂。嚮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如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爲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者。此孔子又評子貢累也。亦有二通。一云。不受命者。謂子貢性動。不能信天任命。是不受命也。而貨殖者。財物曰貨。種藝曰殖。子貢家富。不能清素。所以爲惡也。又一通云。殷仲堪云。不受孺君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幾庶道者也。雖然。有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亦曰不受命者。謂子貢不受孔子教命。故云不受命也。云憶則屢中者。此亦有二通。一云。憶。謂心憶度事宜也。言子貢性好憶度。是非而屢幸中。亦是失也。故君子不憶不信也。又一通云。雖不虛心如顏。而憶度事理。必亦能屢中也。故左傳。郟驪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憶中之類也。王弼曰。命。爵命也。憶。憶度也。子貢雖不受爵命而能富。雖不窮理而幸中。蓋不逮顏之庶幾。輕四子所病。故稱子曰以異之也。○（註）言回至心也。○（云）言回云云。勵賜也者。此注與前通並會。云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者。此以下並是後解也。中。猶心也。謂虛心也。禮曰。虛中以治之。云以聖人之善道者。謂孔子也。云教數子之庶幾者。榮參之屬也。竝被孔子教於庶幾之事也。云猶不云云。此害者。道謂庶幾之道也。緣其各有愚魯僻陋之害。故不能至知庶幾之事。云其於云云。深遠者。唯回一人能懷道深遠。故庶幾虛心。云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更明所以須虛心之義也。庶幾之道深遠也。欲知庶幾者。虛心乃知其道也。云子貢無數子病者。無愚魯僻陋之病也。云然亦不知道者。既無病。應能庶幾。何亦不能乎。云雖不窮理而幸中者。解其不知之由也。申先解憶則屢中也。言子貢不能虛心。心好憶度。雖不能窮理如顏。而有時幸中。幸中故不能知大道也。云雖非天命而偶富者。此釋不受命而貨殖焉也。雖非天命者。謂雖非受當時天子之命也。偶富

者。謂家自偶富。非祿位所得也。然雖非時祿而富之。亦非清虛之士。故亦不知大道。云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憶事幸中及家富榮心。所以竝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註〕

孔安國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

子者乎。色莊者乎。〔註〕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也。

子張問至者乎。云子張問善人之道者。此問善人。非聖人也。問其道云何而可謂爲

善人也。云子曰不踐迹者。答善人之法也。踐。循也。迹。舊迹也。言善人之道。亦當別宜創建善事。不得唯依循前人舊迹而已。云亦不入於室者。又雖有創立。而未必使能入聖人奧室也。能入室者。顏子而已。云子曰云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間。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故共在一章也。篤。厚也。言善人有所論說。必出篤厚謹敬之辭也。故云論篤是與也。又能行君子之行。故云君子者乎。又須顏色莊嚴。故云色莊者乎。〔註〕孔安國曰。至室也。創建。謂創仁義之業也。聖人之奧室。即前云。子路升堂矣。未入於室。是也。〔註〕論篤至人也。云論篤者。謂口無擇言者。擇者。除羸取好之謂也。論篤是言語并善。故復無可擇之言也。云君子者云云者。所行皆善。故無鄙惡也。然此注亦與上互也。云色莊者云云者。威而不猛是也。云言此云云者。三者言行色也。云必備三皆可爲善人。明若能有一。則亦可爲善人。不必備三也。殷仲堪云。夫善者。淳穆之性。體之自然。雖不擬步往迹。不能入闕奧室。論篤實正有君子之一致焉。

子路問聞斯行諸。〔註〕

苞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註〕

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

冉有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亦也惑敢問〔註〕

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也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註〕

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尙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圖

子路問至退之○〔云子路問聞斯行諸者〕斯此也此於賑窮救乏之事也諸之也子路問孔子若聞有周窮救乏事便得行之不乎〔云子曰有父兄在者〕人子無私假與故若有事必先啓告父兄也〔云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者〕既由父兄故已如何聞而行乎言不可也〔云冉有問聞斯行諸者〕與子路問同也〔云子曰聞斯行之者〕此答異也言聞而即行之也〔云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疑二人問同而答異故先領二人之間答也此領子路問答也〔云求也云云者〕此領冉有之間答也求冉有名也〔云亦也惑者〕惑疑惑也二人問同而孔子答異故已生疑惑赤公西華名也〔云敢問者〕敢果敢也既惑其深故果敢而問之〔云子曰求也退故進之者〕答所以答異義也言冉求謙退故引之令進所以不云先白父兄也〔云由也兼人故退之者〕言子路性行兼人好在率爾故抑退之必令白父兄也或問曰禮若必賂父兄則子路非抑若必不賂則冉求非引今夫子云進退請問其旨或答曰夫賂施之理事有大小大者車馬小或一餐若其大者必賂小可專行而由施無大小悉賂不賂求大小悉賂今故抑由之不賂欲令其並賂引冉之必賂令其並不賂也但子路性道雖抑而不患其退冉求性退雖引不嫌其過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註〕

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

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註〕

苞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

圖子畏至敢

死○〔云子畏於匡顏淵後者〕猶是前被匡人誤圍時顏淵與孔子俱爲匡圍孔子先得出還至家而顏淵後乃得出還至也〔云子曰吾以汝爲死矣者〕淵後至而孔子云汝不還我言汝當死於匡難中〔云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淵之答其有以也夫聖賢影響如天降時雨山澤必先爲出雲孔子既在世則顏回理不得死死則孔道便絕故淵死而孔云天喪予也庚翼云顏子未能盡窮理之妙妙有不盡則不可以涉險津理有未窮則不可以冒屯路故賢不遭聖運否則必隱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發問

顏子體其旨而仰酬。稱入室爲指南啓門徒以出處。豈非聖賢之誠言。互相與爲起予者也。李充云。聖無虛慮之悔。賢無失理之患。而斯言何與乎。將以世道交實。利義相蒙。或殉名以輕死。或昧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輕死非明節。故發顏子之死對以定死生之命也。

○〔註〕孔安國曰。至後也。○於圖中相失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註〕

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也。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註〕

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足爲大臣乎。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註〕

孔安國曰。言備臣數。

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註〕

孔安國曰。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耶。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註〕

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也。

季子然問至從也。○

〔云季子然問云云者〕季子然。季氏家之子弟也。時仲由冉求仕季氏家。季子然自夸己家能得此二賢爲臣。故問孔子。以謂此二人可謂大臣不也。〔云子曰云云者〕此因答而拒之也。子指子然也。言子今所問是異事也。所以是異事之間者。由求非大臣。而汝云可謂大臣。故謂汝爲異事之間也。〔云曾由與求之間者〕此是舉異問也。曾猶則也。言汝問所以是異者。則問由與求是異問也。〔云所謂云云者〕此明大臣之事也。以道事君。謂君有惡名必諫也。不可則止。謂三諫不從則越境而去者也。〔云今由云云者〕言今由求二人亦不諫。諫若不從。則亦不去。不可名此爲大臣。乃可名爲備具之臣而已也。〔云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問孔子云二人不爲大臣。故更云。既不以道。及不可則不止。若如此者。其君有惡事。則二人皆從君爲之。不乎。〔云子曰云云者〕答言雖不諫不止。若君有弑上之事。則二人亦所不從也。孫綽云。二子者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免者唯弑之事。其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理。將以深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繆協稱中正曰。所以假言二子之不能盡諫者。以說季氏雖知責其人而不能敬其言也。○

〔註〕孔安國曰至問之也○自多猶言已有豪勢能得臣此二人爲多也○〔註〕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謂汝所問爲異事之間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註〕

苞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然後爲學。〔註〕

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註〕

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者也。

〔圖〕子路至佞者○〔云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者〕費季

氏采邑也。季氏邑宰叛，而子路欲使子羔爲季氏邑宰也。〔云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猶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言子羔習學未習熟，若使其爲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爲罪累所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子羔爲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弊？枉道而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云子路曰云云者〕子路云：既邑有民人社稷，今爲其宰，則是習治民事神，此卽是學，亦何必在於讀書？然後方謂爲學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以此語罵子路也。佞，口才也。我言子羔學未習熟，所以不欲使之爲政，而汝仍云有民神亦是學，何必讀書？此是佞辨之辭。故古人所惡惡之也。繆協云：子路以子羔爲學藝可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于時有以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夫子善其來，故曰是故惡夫佞者。此乃斥時，豈譏由乎？

子路、曾皙、〔註〕

孔安國曰：曾皙，曾參父也，名點也。

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註〕

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

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註〕

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註〕

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何以爲治乎？

子路卒爾而對，

〔註〕卒爾、先三人對也。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註〕苞氏曰。攝。攝迫乎大國之間也。由也爲之。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註〕方。義方也。夫子哂之。〔註〕馬融曰。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六十。〔註〕

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註〕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

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之辭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註〕鄭玄曰。我非自

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點。爾何如。鼓瑟希。〔註〕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鏗爾。舍瑟而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註〕孔安國曰。撰。起對也。撰。具也。爲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註〕孔安國曰。各言已志。於義

無傷。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註〕苞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

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註〕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也。三子者出。曾

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吾子何哂由也。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

哲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吾子何哂由也。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

讓。是故哂之。〔註〕

苞氏曰。爲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

則非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註〕

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

赤也爲之小相。孰能爲之

大相。〔註〕

孔安國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爲大相者也。

子路至大相。○云子路云云者。此四弟子侍孔子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將欲令四

長而不敢言已志也。云居則曰不吾知也者。居。謂弟子常居時也。吾。弟子自謂也。言汝等常居之日。則皆自云無知吾者也。云如或云云者。言汝或有人欲知用汝等。汝等則志各欲何爲治哉。云子路卒爾而對者。禮。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及宜願望而對。而子路不起。又不願望。故云卒爾對也。卒爾。謂無禮儀也。云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者。此子路言志也。千乘。大國也。攝。迫也。大國又大於千乘者也。言已願得治於大國。而此大國又有迫近他大國之閒。所謂他大國挾已國於中也。云加之。以師旅者。言他大國以師旅兵刃加陵於已所治之國也。云因之以饑饉者。乏穀爲饑。乏菜爲饉。言已國既被四方大國兵陵。又自國中因大荒饑也。云由也爲之者。爲。猶治也。言已國以爲他兵所加。又荒饑日久。由願得此國治之。云比及云云者。比。至也。言由治此國。至於三年。而使民人皆勇健。又皆知識義方也。云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孔子聞子路之言而笑之也。云求爾何如者。哂由既寬而餘三人無言。故孔子又問冉求。汝志何如也。云對曰方六七十者。求答言志也。言願得國地方六七十里者而已治之也。云如五六十者。意又自嫌向所言方六七十爲大。故又退言如方五六十里者也。一云。願六七十者如五六十者。已欲得其小也。云求也云云者。言已願治此小國。若至三年。則能使民人足也。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者。又謙也。言已乃能足民而已。若教民之禮樂。則已所不能。故請俟君子爲之也。云赤爾何如者。求答已竟。故更問公西華也。云對曰云云者。赤答也。非曰。猶非謂也。答曰。已非謂自能。願從此而後學爲之也。云宗廟之事如會同者。此以下竝言願所學之事也。宗廟之事。謂人君祭祀之事。如會同。諸侯有